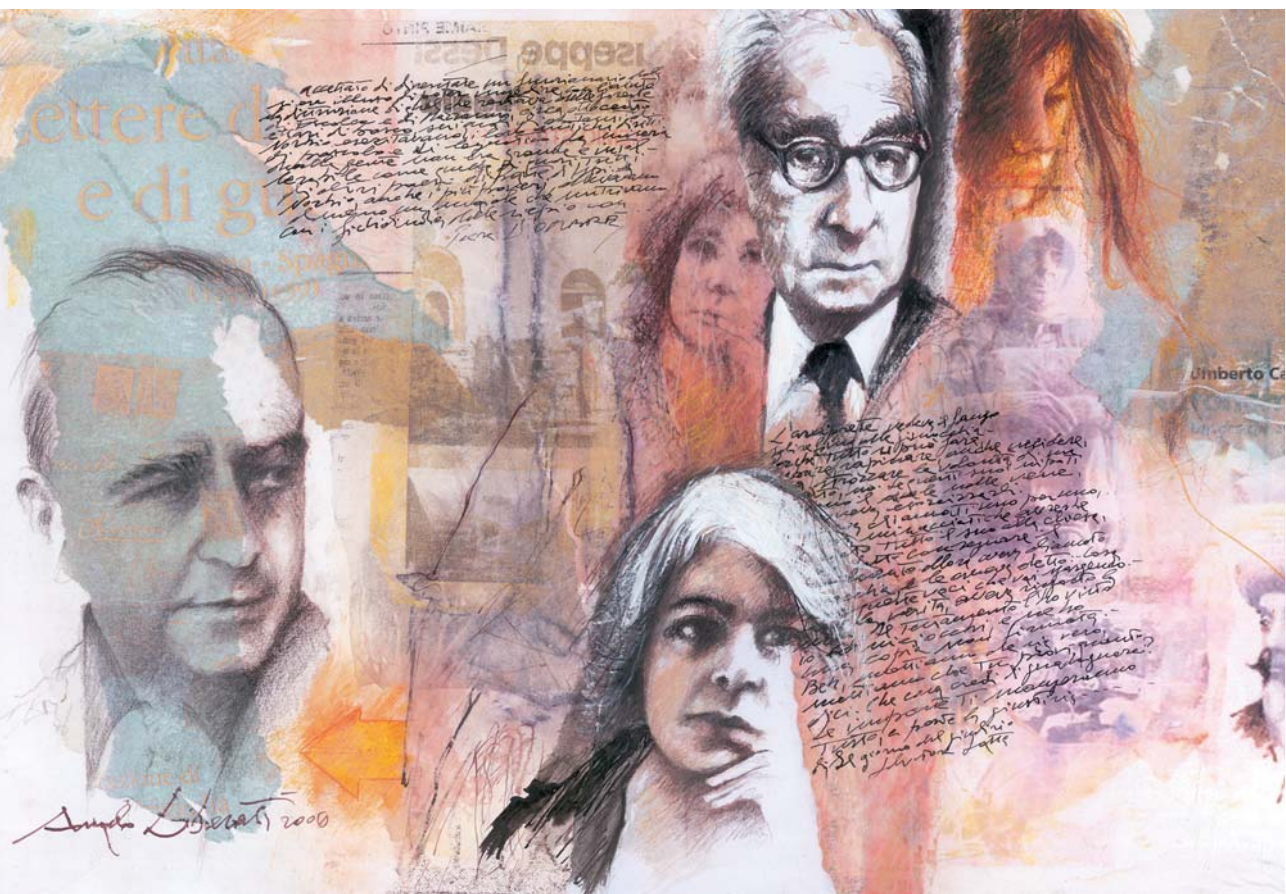


Giuseppe Marci

Letteratura sarda

In presenza di tutte le lingue del mondo



Con traduzione in lingua cinese

中文翻译

CENTRO DI STUDI FILOLOGICI SARDI / CUEC

撒丁岛文学

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介绍

协助编辑：撒丁岛语文学研究中心/ CUEC 出版社

朱塞佩·马尔奇，*在世界所有语言中的撒丁岛文学*

译者：桑 紫宏，Alessandra Melis

CUEC 出版社 2010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书号：978 88 8467 5620

这里撰写的是关于在世界所有语言中的撒丁岛文学（卡利亚里大学撒
丁岛语文学中心/CUEC，2005）

撒丁岛语文学研究中心：博泰格路 7-09125 卡利亚里

电话：070344042 传真：0703459844

www.filologiasarda.eu

info@centrostudifilologici.it

CUEC: Mirrionis 1, 09123 卡利亚里

电话/传真：070271573 070291201

www.cuec.eu

info@cuec.eu

撒丁岛教育文化遗传与信息娱乐体育部对这本书的出版提供帮助

卡利亚里装订

封面图片：

从安杰洛·利巴的画了解撒丁岛文学（www.angeloliberati.it）

对撒丁岛的特征的赞美

如果有一个因素能代表撒丁岛以及它的历史和其作家的作品，那么这一定会包括外来撒丁岛的人民、文化以及其多样的语言。他们为什么来呢，是因为战争、航海、商业等原因来到撒丁岛。

用撒丁岛语言写的作品是很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古老的语言表面像书面语言很少，但是现在这个语言还存在因为跟口语有很重要的关系，也因为撒丁岛人在外来文化的面前仍然说撒丁岛语。那么我们可以介绍一个现象，在 20 世纪有很多作家用很多种的撒丁岛语写很多书和诗，也用表面上比较特别撒丁岛语来表达。

在 *Éloge de la créolité* 这本书里面 Jean Bernabé, Patrick Chamoiseau, Raphaël Confiant 作家们说我们刚刚开始自己的仔细的探索 (“la minutieuse exploration de nous-même”) 考古的不要修了古代的文化历史，历史在继续，地下的东西不能忘记，所以我们应该看看地下有什么。

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考古应该介绍一下我们里面的分层，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考和我们心理学。所以我们应该再想一想，我们的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撒丁岛的历史，放在历史的重建的中间。我们很多历史主题已经被忘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种撒丁岛，有腓尼基，迦太基，罗马，加泰罗尼亚语，阿拉贡，萨伏伊。我们很少研究学习全部的一个固定撒丁岛，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

撒丁岛人住在一个地方，小小的一个岛，他们觉得是一个岛，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我们也不知道很多情况。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低估我们知道的情况。可是我们知道的时候必须注意我们没有的资料。

我们没有的资料也有如果觉得文化的交流，也如果我们觉得现实的表达也感觉。就是我们里面跟作家、读者的关系。

第一，我们必须指出，撒丁岛读者和作家都有一个设想：把这样的设想建立在我的时间的思想跟欧洲的历史学家想的不一样。朱塞佩德西介绍的 永久的现在 (*eterno presente*)，什么都不会丢掉，也什么都可以保存它现在。

在文学中我们找到老的地理的记忆，在那儿把石头捏成形：这个石头现在还有很重要的思想，对于撒丁岛人来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记得航海和做生意的古代的历史。也记得第一个种子放在下面地下的时候。也记得做第一瓶葡萄酒的葡萄。都是以前的 Nuragica 文化。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有 1000 多 Nuraghi，这些 Nuraghi 看有没有敌人来，也不忘记了我们的历史是他们的用处：够了，看 Grazia Deledda (格拉齐亚黛莱达) 的书已经够了。检查 Nuraghi 的感受：我们介绍 Nuraghi 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好的形容词。比如说古老、原始、史前，这些形容词介绍古代的质量，和遗失的时间：一个空间也是一个时间一个条件，在哪儿，以前这些丢失的破碎的东西撒丁岛人民现在希望它们老的东西回来。

我们应该注意撒丁岛和拉丁文化，也应该注意和意大利文化、西班牙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优势，因为撒丁岛人不出去看别文化，而是别文化来撒丁岛。可以从里面来别文化。

这是一个特权：撒丁岛人总是有跟意大利半岛关系，航海在地中海，跟地区的人换黑曜石，开始很关系，这些关系从过去到地中海，很多交通工具，也有风俗习惯语言强化关系：撒丁岛人把来撒丁岛的热那亚人，比萨人像一个门，通过开这个门可以看意大利，可以见面意大利的文学、文化和意大利语。这是撒丁岛人的自由选择，这个自由选择也是再次证实的来西班牙人的时候：帮助我们理解意大利进化的过程。也了解撒丁岛和皮埃蒙特的联盟：这个不是不要自己的东西，而是用更多办法来表达自己。

文化和文学的历史

撒丁岛的历史是很古老的，没有人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可能没有意思问什么时候第一人住在撒丁岛。也没有意思问她是谁？她从哪儿来？也没有意思为什么他来撒丁岛，是自己的选择还是别的选择。是什么风把他吹来的？

他的父母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他们是撒丁岛人的祖先。我们只知道他们要住在撒丁岛，但是只知道这个，其他我们不知道。因为都在千年的历史中变化甚至是消失。也因为血缘关系、文化和语言的变化，这些东西不可避免的变化，跟其他的文化一起来到撒丁岛，然后开始交流和开会。因为撒丁岛是地中海中间的港口和岛，所以在有很多航海的人来，有利于文化的交流。

我们知道的第一个信息是在公元前 7 千年以前，有一个人从力古力亚到撒丁岛带来黑曜石。这种黑曜石在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用黑曜石做玻璃、刀、箭头和矛。谁拿起来这些石头从力古力亚到撒丁岛，也坐什么船，是撒丁岛人还是力古力亚人：他们的见面是海盗战争还是友好的，还是需要做生意：他们用什么语言呢？

由此同时，做陶瓷和画画的发展，雕像、房子、坟墓、神圣界，跟西欧的很多地方一样。他们之间因为文化交流的原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画很乱，越来越重要，如果觉得这些黑曜石忽然不用了，因为换石头。他们开始用别的金属，从青铜器时代（2900-2300）。有一个爆炸的金属：考古学家约翰利柳说这个时间是发烧的金属。用金属的人技术很好，喜欢冒险也喜欢钱去安纳托利亚和爱情海群岛西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大西洋地区和波罗地海国家、巴尔干、马儿塔、西西里岛和撒丁岛。

在以前的 Nuraghi 和 Nuraghi 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语，从古代的时间来的，也表演以前的前印欧的特点。

历史继续的时候，不一样的分层，做基本的条件。用这个条件建造我们现在看到前罗马的底层语言。比较密集的，在那儿我们找到成分旧石器撒丁岛的成分跟迦因为太基、伊比利亚的灾难一起。这些关系告诉我们与西班牙的巴斯考一致：如果我记得语音学瓦格纳说如果我们觉得语音学的情况可能有跟 Guascogna(加斯科涅)、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跟波波尔方言有关系。

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历史是不是全部的，从用公元前 800 世纪开始历史记录不同民族到来的顺序：从腓尼基、迦太基、罗马人、汪达尔人、拜占庭、阿拉伯人、比萨人、热那亚、巴塞罗那、阿拉贡和皮埃蒙特人。每次用不同的方式，每次用不一样的语言：开始撒丁岛人用古代的语言、然后这个语言变化了，但是有的词死了，有的词语活着。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比我们知道的东西多，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我们的直觉是撒丁岛人努力的生活也撒丁岛人的压力、焦虑、预期、痛苦的人。这些东西我们只是想象，而没有存在记录。

可能从撒丁岛语到罗马语不是容易的，因为这样做事必要的。与迦太基中断关系，撒丁岛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罗马的一个地区。

罗马在撒丁岛的时间，我们没有很多资料记录：瓦格纳说哑巴时期。这个时间发展撒丁岛的语言跟罗马语一起变化，从拉丁到撒丁岛语。

哑巴时期，黑暗的，像一个坐在船里面从一个大陆到另外一个大陆一样，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法律来规定。

如果有的人忍耐，他们可以想一想哲学家觉得一切都有结束，即使是强大的罗马。可以理解罗马的结束。以后拜占庭来撒丁岛，语言学家学习这个新闻因为拜占庭人说希腊语，所以希腊语变成撒丁岛人的语。然后拜占庭结束，跟拜占庭一起用的希腊语撒丁岛人也不用了。

那么那时撒丁岛人用什么写正式的文件呢？他们肯定开始用自己说的古代的语言。我们说的古代的语言是个很复杂的语，里面有很多别来撒丁岛的人的语言。撒丁岛人用这种语写文件，他们用俗语写文件，撒丁岛人用俗语写文件的地方，比其他的地方早。然后会出现一些始料不及的土地，这么多世纪使用官方大小与公共事务管理，原著居民语言和土地的事实。这不再说希腊和拉丁文化本质，可能会使得未能发言的风险。如果不是因为分期的资源，那最古老基底的是撒丁岛。是撒丁岛的残骸，印度地中海宝石的残骸分布在伯伯尔、伊比利亚和西西里。在其他的远古的接触上，最近发现了有伸展的拉丁沉积物。

这个情况很幸运，因为如果我们比较别的国家的情况，有的国家的人民丢了选择他们俗语的可能性而使用别国的语，所以他们丢失了自我。但是撒丁岛人说撒丁岛语的时候。他们介绍了农民的情况，条件，但是以前我们不用撒丁岛俗语写很正式的文件。

所以怎么写外交文件呢？撒丁岛人用以前来撒丁岛各个地方的人的书写风格，也模仿出去看到的别的地方的书写风格。这个猜想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撒丁岛人去意大利或者西班牙等其他地方去学习。同样符合逻辑的，可能撒丁岛王一定知道在法国有什么书写的风格，因为从法国到热那亚和比萨，然后到撒丁岛来了商业的船。

这个时候有力量的平衡，这个游戏可能是永远的。这个游戏是政治的关系，也是经济关系，也是联姻的关系。但是不是永远的因为帝国和巴巴托权力。跟别的国家很重要，因为撒丁岛在地中海的中间，地位很重要，所以帝国和巴巴托践踏撒丁岛。

可能在撒丁岛没人能想到这种情况，1297年4月4号巴巴博义八世给詹姆斯二世阿拉贡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为什么他们不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从1297年到1322年没有发生什么。1323年阿拉贡的Alfonso(阿方索)来远征撒丁岛。

阿拉贡人开始征服全部的撒丁岛，但是他们跟在撒丁岛的比萨人、热那亚人，Arborea战争。1409年全部来撒丁岛的其他地方的人战争，在叁路里阿拉贡人赢了。

这个时间还有经济的危机，1333年有饥荒，1348年黑死病。当然没有很多人，人口不平衡，1392年Arborea女王Eleonora颁布一个法律，叫Carta de Logu，这是用撒丁岛语写的。从这个时间到1827年用这个法律。对撒丁岛人来说肯定是一个身份的标志。

1421年这个法律适用于全撒丁岛。所以用撒丁岛语很重要，因为加泰罗尼亚语和卡斯蒂利亚语是西班牙的语言。

这么多语言可以在一起共存，如果我们想加泰罗尼亚的情况，比如我们可以看加泰罗尼亚是从大的地方到小的地方。加泰罗尼亚从开始到1643年写的文件的政府。是政府的语言。用卡斯蒂利亚语写政府的文件。可能撒丁岛人喜欢卡斯蒂利亚。

现在我们可以说看看撒丁岛，在很多文化的中间。卡斯蒂利亚语撒丁岛人喜欢，所以在撒丁岛卡斯蒂利亚语开始流行。所以我们不能奇怪，如果我们听现在的撒丁岛语言里面有很多西班牙语来的，这些词很多是社会的生活，是政府的规定，是宗教也是文化。

从 1718 年伦敦的条约把撒丁岛送给维托里奥二世。

几个撒丁岛人知道这个合同，如果他们知道的时的历史，有一个人可以批评撒丁岛人，他们不会说别的话：第一个有名的撒丁岛作家路西法(300-370) 是一个红衣主教，他写的书是拉丁俗语，全部的撒丁岛作家都写得比较特别。因为他们是平衡的，他们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如果同意的时候，他们可以想象从这个条约开始意大利的历史。我们现在有很多信息，大概这段时间的撒丁岛的历史是逐渐过渡的。很多希望将来能很好，也有很多争议。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人记得西班牙的关系，有的人不喜欢皮埃蒙特的关系，他们也没想到撒我一压人不喜欢撒丁岛，也撒丁岛人不喜欢撒我一压。但是有的人很高兴现在撒丁岛是意大利的了，是意大利人也是撒丁岛人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身份还存在，现在的问题是在撒丁岛没有交流，不安全，也有黑死病，也没有钱。这个时间的撒丁岛人口是 300000 人，每平方公里 11 个人，这个情况很难，如果我们看政府和经济的情况，我们可以觉得很难的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文化和语言的情况，却很好。西班牙语现在撒丁岛人还用。但是可尊敬的品格，撒丁岛可尊敬的品格，用撒丁岛语写的书有了发展，意大利语在撒丁岛也有了发展。以前跟意大利语有古老的关系，撒丁岛的文化这个时间慢慢正常，从这个时间到 18 世纪的时候，撒丁岛的历史把欧洲政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法国船队来撒丁岛因为他们要政府，雷管炸药：撒丁岛人不承认法国，这个胜利一面让撒丁岛人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有力量；也一面不高兴，因为他们不喜欢傲慢的皮埃蒙特人。1794 年有支配力的人让撒丁岛人陪他们到他们的船来，里面的船也有有支配力的钱、税，这些财物随船而走。

这个时间 Giovanni Maria Angioy 做了一个起义，最后的起义：起义有一个镇压。撒丁岛血流满岛。扼杀了每个撒丁岛人的希望，也从现在开始，恢复政治的位置。从维也纳撒丁岛人开始 15 年以前康嘎斯比亚。

比森丽丝(1758 - 1834) 在自传里告诉我们这段时间的历史：他用意大利写他的自传，但是书里面也用撒丁岛语并且是各个地方的撒丁岛方言。每个人做自己的固执，但是没有质疑。

关于撒丁岛历史从 19 世纪开始，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

1847 年撒丁岛人跟皮埃蒙特人做了一个真正的联盟，从这个开始，意大利所有的作家和撒丁岛作家一样都用意大利语来写，但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历史和文化等在其书中。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情况奇怪，奇怪撒丁岛作家用意大利语写。

这不是奇怪，因为撒丁岛以前用很多语言，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语。但是每本书和每个资料还有撒丁岛人的身份标识在里面。

1861 年是意大利的联盟，这个联盟是撒丁岛和皮埃蒙特关系引起的。从这时存在不平衡，不管经济和政治、文化等等。

这个时间的作家的书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作家自己觉得他们意大利人，也是撒丁岛人。Enrico Costa(考斯特, 1841-1909) 在他所有的书中问撒丁岛人，写撒丁岛的历史：从考斯特开始的撒丁岛人开始觉得要有独立性，但是我们看卡斯特的书，他是用意大利语写的。他们的书介绍撒丁岛的历史文化地理：还有别的作家写这种的书。我们别忘记了这个时间是浪漫主义作家发现自己的民族观念。

20 世纪跟格拉齐娅·黛莱达 (1871- 1936) 的书，1926 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萨

班斯坦- Sebastiano Satta (1867- 1914), 这两个人写作风格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用意大利语写书, 他们也都写撒丁岛里面的共性的东西, 也介绍撒丁岛人的灵魂。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撒丁岛人。

从 1900 年到现在有很多撒丁岛有名的作家: Emilio Lussu (1890-1975), Giuseppe Dessi (1909-1977), Salvatore Satta (1902-1975), Benvenuto Lobina (1914-1993), Sergio Atzeni (1952-1995) 等等。什么时候写呢, 从 1900 年开始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 1946 年意大利成立。也 1948 年撒丁岛有了自治权。

但是我们不要说关于每个作家, 但是我们要知道只有一个趋势: 全部的作家分担很多。他们表现共性 (全球化与公性之间 *welthanschauung*)。在这个趋势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共享表达概念。跳出来很多语言, 自己的语言, 也是口语写的。里面的想法, 也有里面的祈祷。每个人跟自己的风格表演自己身份的想法, 这个身份的想法是从一个生活的过程来的。

这个过程是渐进的, 也是从自己的思考和学习来的, 这个慢慢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大。也改变 (有时候自己创造自己) 的时候有很多见面的机会, 也有承认的机会。这个过程告诉我们可能有很多身份的尺度。这个尺度可能是很多也可能是一塌糊涂, 也可能帮助做大国家的边界。小国和大国都是一样的。

比如 Giuseppe Dessi' 和 Sergio Atzeni 同意用这个方法, 学习身份的问题。这两个人都想和表演撒丁岛, 用自己的激情和理性。他们也用观察, 也理解用更大视野去理解和观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撒丁岛人, 也是意大利和欧洲人, 所以他们放在现代文化的产品中。也因为他们表现得非常好, 这些乱七八糟的身份。

用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撒丁岛的文化和文学的历史帮助撒丁岛人应对将来。撒丁岛人比别的国家提前处理全球化, 在跟罗马人和腓尼基人的关系就是一个全球化关系的例证。他们也跟这些国家诸如巴萨、阿拉贡等。从农村的地方到城市, 他们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也学习强大国家的语言和文化, 也不只是开船的问题。这些条件都会让撒丁岛人更好的理解国家和国际的关系, 这让他们也能更好地应对未来, 因为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的历史, 所以他们能更好地吸取历史的教训。

作者简介:

朱塞佩·马尔奇是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文学和语言学教授。在语文学系和文学与语言学系从事意大利语文学、撒丁岛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前供职于萨里大学。朱塞佩·马尔奇教授是萨迪斯中心主任，该中心出版撒丁岛作家作品系列，迄今已出版 52 卷。他主要研究商业领域对于文学的影响，创办并领导“NAE”（2002-2008）。其研究方法是使意大利文学置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中进行研究，并特别重视代表案例，如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的文学。朱塞佩·马尔奇教授撰写过 18 世纪的自传体作品（詹姆斯·卡萨瓦诺）和 20 世纪的小说（贝佩费·诺利奥、赛尔吉奥阿采尼），还编辑了 18 世纪文学教材（西蒙多米尼、朱塞佩库所、安东尼·普尔多、安德烈曼卡、彼得），19 世纪作家自传（蒙特拉苏丽丝）和 20 世纪作家自传（萨尔瓦多萨田、翁盆门）。作者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中存在所谓的一本书的世界，在研究撒丁岛文学中，注意到撒丁岛文学从古代到现在的具体情况，并结合伟大的文学传统和发展生产区的边缘与外围的情况。



Euro 2,00

ISBN 978-88-8467-562-0



9 788884 675620